

THE FIRST PASSPORT



门槛 4

第一本护照

许多年来，我以为自己在建造一段事业。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信念。

每天早上，我起床去工作。

每个星期都有目标。

每个月都有结果。

每一年都有一份结算。

一切似乎都在印证一个想法：故事的中心是工作。

后来，时间到了。

而时间，一如既往，负责把一切放回原位。

今天回头看，我记得的数字，远不如我记得的人。

我记得的统计，远不如我记得的谈话。

我记得的流程，远不如我记得的决定。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

我们用一生相信价值在于结构。

然后我们发现，价值藏在穿过那些结构的人身上。

我进入了一个有着严格规则的世界。

明确的目标。

很高的标准。

它要求纪律。

它要求责任。

它不给捷径留多少余地。

那是一个要求严苛的环境。

也是一种幸运。

因为纪律是一种尊重。

首先是对自己的尊重。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颂扬天赋的时代。

我学会了尊重另一样东西。

恒心。

天赋能打开一扇门。

恒心让你走完那条走廊。

许多才华横溢的人消失了。

许多普通人却建造出了非凡的作品。

区别很少在于智力。

往往在于持续。

一天又一天。

一个决定又一个决定。

一份责任又一份责任。

正是在那里，我开始明白一件根本的事。

一个组织从来不真正由建筑构成。

不由标志构成。

不由口号构成。

它由长期重复的行为构成。

每家公司都有一种看得见的文化和一种看不见的文化。

前者出现在宣传册上。

后者在没有人注视时浮现。

当一个问题到来时。

当一位顾客不满意时。

当一个结果没有达成时。

当一场危机来敲门时。

正是在那一刻，你发现什么才真正重要。

多年来，我观察过承受压力的男人和女人。

有些人彻底变了。

有些人展现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

我正是在那些时刻学到了东西。

不是从成功中。

而是从反应中。

因为一个人真正的身份，很少在轻松的日子里显露。

它在有什么东西破碎时显现。

在计划失败时。

在安全感消失时。

在只剩下品格时。

我一生中许多最重要的课，不是来自教室。

不是来自书本。

而是来自日常的相遇。

来自同事。

来自顾客。

来自那些大概从未想过自己在教什么的人。

生活常常就是这样。

最重要的老师并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

他们只是在我们面前生活。

而他们的某些东西留了下来。

随着岁月流逝，我开始出差旅行。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

起初，我寻找差异。

这很自然。

每个国家似乎都有自己的个性。

一种节奏。

一种逻辑。

一种感受力。

后来，有件事发生了。

我开始注意到相似之处。

一位为孩子的未来担忧的父亲。

一位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母亲。

一个急于证明自己价值的年轻人。

一个要求被尊重的工人。

一个想要被倾听的老人。

坐标变了。

人却出奇地相似。

直到那时，我才开始明白，公司远不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

它是一扇窗。

它让我得以观察世界。

得以进入那些我原本永远不会认识的现实。

得以明白，地理对人的分隔，远比人们以为的少。

每一次旅行都添了一些什么。

每一次相遇都挪动了一道心里的边界。

每一次经历都推倒了一个偏见。

不知不觉中，我在学一堂比工作本身更大的课。

人先于一切体系。

永远如此。

战略会变。

市场会变。

技术会变。

一代代人会变。

但信任留着。

尊重留着。

说出口的话留着。

它们是永不贬值的货币。

当我回想人生中的那段时期，我不只把它看作一条职业道路。

我把它看作一段做人的学徒期。

一间实验室。

一所非正式的学校，每一天都为理解世界添上一个细节。

所以今天，当有人把一段事业简化成一连串职位时，我会微笑。

职位是暂时的。

课留了下来。

人留了下来。

蜕变留了下来。

到最后，我随身带着的不是一张组织架构图。

我随身带着的不是一个职位。

我随身带着的不是一个头衔。

我随身带着几百张面孔。

几千次谈话。

从普通人那里学来的、数不清的课。

最重要的，是一份确信。

公司很重要。

非常重要。

它塑造了我。

它考验了我。

它为我打开了我从未想象过的路。

但它不是终点。

它是起点。

因为工作造就了能力。

世界造就了觉知。

而那个真正的故事，那个正在我心里慢慢成形的故事，还没有开始。